事實類苑/卷6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六十五　談諧戲謔（三）

下一卷▶

◆談諧戲謔（三）

語嘲（二）

有朝士陸東，通判蘇州，而權州事，因斷流罪，命黥其面，曰：“特刺配其州牢城”，黥畢，幕中相與白曰：“凡言特者，罪不至是，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。今此人應配矣，又特者，非有司所得行。”東大恐，即改“特刺”字為“準條”字，再黥之，頗為人所笑。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，石參政聞之，曰：“吾知其人矣，非權蘇州日，於人面上起草者乎？”

二

王汾口吃，劉攽嘗嘲之曰：“恐是昌家，又疑非類，不見雄名，唯聞艾氣。”蓋以周昌、韓非、揚雄、鄧艾皆吃也。又嘗同趨朝，聞叫班聲，汾謂曰：“紫宸殿下頻呼汝”，攽應聲答曰：“寒食原頭屢見君。”各以其名為戲也。

三

滕甫之父名高，官止州縣。甫之弟申，狠暴無禮，其母尤篤愛，用是每陵侮其兄，而閫政多紊，世人譏議不一。章門下惇與甫遊舊，多戲玩，一日語之曰：“公多類虞舜，然亦有不似者。”滕究其說，章曰：“類者父頑、母嚚、象傲，不似者，克諧以孝耳。”

四

張密學奎、張客省亢，兄弟也，奎清素畏慎，亢奢縱跅　　，世言張奎作事，笑殺張亢，張亢作事，謔殺張奎。楊景宗本以車營卒由椒房故為觀察使，暴橫無賴，世謂之楊滑槌。一日，語奎曰：“公弟客省，俊特可愛，即是性粗疎。”奎怏然不悅，歸語亢曰：“汝本士人，伏膺名教，不知作何等事，致令楊滑槌言汝粗疎也？”並東軒筆錄。

五

常秩舊好治春秋，凡著書講解，僅數十卷，自謂聖人之意，皆在是矣。及詔起，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，遂盡諱所學。熙寧六年，兩河荒歉，有旨令所在散青苗本錢，權行倚閣。王平甫戲秩曰：“公之春秋，亦權倚閣乎？”秩色頗赭。

六

鄭尚知杭州，王耿為兩浙轉運使。二人者，屢以公事相失，以至互有論列，朝廷未推鞫，而耿死，鄭往哭之，盡哀。杭州僚屬相駭曰：“龍圖素惡端公，今何哭慟也？”范拯在傍戲曰：“諸君不會，龍圖待哭斯人久矣。”

七

熙寧九年，太皇生辰，教坊例有獻香雜劇。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。伶人丁仙見假為一道士，善出神，一僧善入定。或詰其出神何所見？道士云：“近曾至大羅，見玉皇殿上有一人，披金紫，熟視之，乃本朝韓侍中也。手捧一物，竊問傍立者云：「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。」”僧曰：“近入定到地獄，見閻羅殿側有一人，衣緋垂魚，細視之，乃判都監侯工部也。手中亦擎一物，竊問左右，云：「為奈何水淺，獻圖，欲別開河道耳。」”時叔獻興水利，以圖恩賞，百姓苦之，故伶人乃有此語。

八

景祐末，詔以鄭州為奉寧軍，蔡州為淮康軍。范雍自侍郎領淮康節鉞，鎮延安。時羌人旅拒戍邊之卒，延安為盛。有內臣盧押班者鈐轄，心嘗輕范，一日軍府開宴，有軍伶人雜劇，稱參軍夢得一黃瓜，長丈餘，是何祥也？一伶賀曰：“黃瓜上有刺，必作黃州刺史。”一伶批其頰曰：“若夢見鎮府蘿蔔，須作蔡州節度使。”范疑盧所教，即取二伶杖背，黥為城旦。

九

有進士曹奎，屢掇上庠南宮高選，居常自負，作大袖袍衣之，袖廣數尺。時有進士楊衞怪之，謂曰：“袖何廣耶？”奎曰：“要盛天下蒼生。”衞答曰：“此但能盛一箇耳。”裴度形貌短小，而位至將相，嘗自替其寫真曰：“爾形不長，爾貌不揚，胡為將？胡為相？一片靈臺，丹青莫狀。”蓋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。張學士丰貌甚美，嘗繪其容，以寄兄環，環改裴贊寄之，曰：“爾形甚長，爾貌甚揚，不為將，不為相，一片靈臺，丹青莫狀。”

十

曾鞏知襄州日，朝廷遣使按水利，振流民者，各辨辟三兩選人，充幹當公事。鞏一日宴諸使者，座客有言，昨夕三鼓，大星墜於西南，有聲甚厲，次又有一小星隨之。鞏曰：“小星必天狗，下幹當公事也。”

十一

陳恭公以待制知揚，性嚴重，少游宴。時陳少常亞罷官居鄉里，一日上謁，公謂曰：“近何著述？”亞曰：“止作得一謎。”因謂之曰：“四箇脚子直上，四箇脚子直下，經年度歲不曾下，若下，不是風起便雨下。”公思之良久，曰：“殊不曉，請言其旨。”亞曰：“兩箇茶床相合也。”“方欲以此為對，然不曉風雨之說。”亞笑曰：“乃待制廳上茶床也。苟或宴會，即慳值風，澀值雨也。”公為之啟齒，復為之開樽。曹琰郎中，滑稽之雄者，一日，因食落一牙，戲作詩曰：“昨朝飯裏有粗砂，隱落翁翁一箇牙。為報妻兒莫惆悵，見存足以養渾家。”

十二

韓龍圖贄，山東人，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啗之，謂之瓜蘿。韓為河北都漕，廨宇在大名府，府中諸軍營多鬻此物，韓嘗曰：“某營者最佳，某營者次之。”趙閱道笑曰：“歐永叔嘗撰花譜，蔡君謨亦著荔枝譜，今須請韓龍圖撰瓜蘿譜。”並倦遊錄。

十三

仁宗朝，有數達官以詩知名，常慕白樂天體，故其語多得於容易。嘗有一聯云：“有祿肥妻子，無恩及吏民。”有戲之者云：“通日通衢遇一輕軿車，載極重，而羸牛甚苦，豈非足下妻子乎？”聞者傳以為笑。

十四

吳僧贊寧，國初為僧錄，辭辯縱橫，人莫能屈。時有安鴻漸者，文詞雋敏，尤好嘲詠。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，鴻漸指而嘲曰：“鄭都官不愛之徒，時時作隊。”贊寧應聲曰：“秦始皇未坑之輩，往往成羣。”皆善捷對。

十五

安鴻漸滑稽輕薄，或傳凌侍郎策世緒本微，其義父曾為鎮所由，公方成童，父携拜鴻漸，為立一名，鴻漸因命名曰：“教之”，言所由生也。後長立，頗銜之。鴻漸老為教坊判官，凌公判宣徽院，樂籍隸焉，亦微憾之。一日，謂之曰：“汝今世之一禰衡爾！才雖不逮，偶免一烹焉。”並玉壺清話。

十六

有一故相，遠派在姑蘇。有嬉遊，書其壁上曰：“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。”有士人李璋，素好訕謔，題其牓曰：“混元黃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。”筆談。

十七

熙寧新法行，督責監司尤切，兩浙路張靚、王廷老、潘良器等因閱兵，赴妓樂筵席侵夜，

皆黜責。又有因借同寮般家人而坐計傭者，有作絲鞋而坐剩利者，降斥紛紛。是時孔嗣宗為河北路提點刑獄，求分司而去。嗣宗性滑稽，作啟事敍其意，略曰：“ 敝屋數椽，聊避風雨。先疇二頃，粗足衣糧。這回自在赴筵，到處不妨聽樂，倩得王郎伴舅，且免計傭。賣了黑黍新絲，不憂剩利。 ”蓋謂是也。東軒筆錄。

十八

熙寧中，京師久旱，按古法，令坊巷各以大甕貯水，插柳枝，泛蜴蜥，使青衣小兒環遶呼曰：“ 蜴蜥蜴蜥，興雲吐霧，降雨滂沱，放汝歸去。 ”開封府准堂劄責坊巷寺觀祈雨甚急，而不能盡得蜴蜥，往往以蝎虎代之，蝎虎入水即死，無能神變者也。小兒更其語曰：“ 冤苦冤苦，我是蝎虎，似恁昏沉，怎得甘雨？ ”

十九

熙寧中，初富丞相苦足疾，多不入，曾丞相將及引年。時王介甫、趙閱道、唐子方為參政，介甫日進說以更庶政，閱道頗難之，而不能奪，但退坐閤中，彈指言苦。唐子方屢爭於上前，既而唐發疽而死。京師人言，中書有生老疾死苦之說，謂介甫生，曾公老，富公病，閱道苦，子方死也。並倦遊錄。

二十

呂文穆公未第時，薄游一縣，忘其縣名。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，遇呂甚薄。客有譽呂曰：“ 呂君工於詩，宜少加禮。 ”胡問詩之警句，客舉一篇，其卒章云：“ 挑盡寒燈夢不成。 ”胡笑曰：“ 乃是一渴音溘睡漢狀元及第矣。 ”胡答曰：“ 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，輸君一籌。 ”既而次牓亦中首選。歸田錄。

二十一

高英秀者，吳越人，與贊寧為詩友，口給，妄罵滑稽。每見眉目有異，必噂短於其後，人號惡喙薄徒。嘗譏名人詩病云：“ 李山甫覽漢史，「王莽弄來曾半破，曹公將去便平沉」，定是破船詩。李羣玉詠鷓鴣，「方穿詰曲崎嶇路，又聽鉤輈格磔聲」，定是梵語詩。羅隱曰：「雲中雞犬劉安過，月裏笙歌煬帝歸」，定是見鬼詩。杜荀鶴曰：「今日偶題題似着，不知題後更誰題？」此衞子詩也，不然，安有四蹄？ ”贊寧笑謝而已。贊

寧錄。

二十二

李絢公素嘗有詩贈其同姓人曰：“ 吾宗天下著，勝之取其著而傳之。居甘泉者以謳著，賣藥者以木牛著，圍棊以憨著，裁幞頭者以靿著，作詩者以豁達著。此數人者，皆京師人。名倡李氏，住甘泉坊，善歌。李木牛賣藥，以木牛自表，人呼李木牛。李憨子圍棊，國手無敵，而神情昏濁，故號憨子。靿李善裁幞頭，而必與人乖剌，人故目之，歲久，遂自以靿為稱云。豁達老人喜為詩，所至輒自題寫，詞句鄙下，而自稱豁達李老。嘗書人新潔牆壁，主人憾怒訴官，官為收之拘縶，使市石灰，更圬墁訖，乃得縱舍。此數人，因勝之有云，亦遂自託不朽矣。 ”

二十三

祥符天僖中，楊大年、錢文禧、晏元獻、劉子儀以文章立朝，為詩皆宗尚義山，號西崑體。後進倣效，不能自得，切取義山語句。嘗賜百官宴，優人有為義山者，衣服敗敝，告人曰：“ 吾為諸館職掃撒至此。 ”聞者歡笑。並劉貢父詩話。

二十四

河南尹兼主管鑰，僚屬多才名之士，洎公卿子弟。慶曆中，有二幕官，本專經椎鈍人也，談宴之間，默無一辭，折旋舉措，殊乏風味。邵職方良佐時寓洛下，嘗謂人：“ 河南幕府最為雄盛，古所謂綠水泛紅蓮也。今日可謂泥溝中浸兩莖豹芝耳。 ”湘山野錄。

二十五

昔之黠者，滑稽以玩世，曰：“ 彭祖八百歲而死，其婦哭之慟。其隣里共解之曰：「人生八十不可得，而翁八百矣。尚何尤？」婦謝曰：「汝輩自不諭爾，八百死矣，九百猶在也。」世以癡為九百，謂其精神不足也。 ”又曰：“ 令新視事，而不習吏道，召胥魁問之，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，令遽止之，曰：「我解矣，笞六十，為杖十四邪？」魁笑曰：「五十尚可，六十猶癡邪？」 ”蘇長公取為偶對曰：“ 九百不死，六十猶癡。 ”後山居士詩話。

語病

詩人貪求好句，而理有不通，亦語病也。如“ 袖中諫草朝天去，頭上宮花侍燕歸 ”，誠為佳句矣，但進諫必以章疏，無直用稾草之理。唐人有云：“ 姑蘇臺下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 ”說者亦云，句則佳矣，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。如賈島哭僧云：“ 寫留行道影，焚卻坐禪身。 ”時謂燒殺活和尚，此尤可笑也。若“ 步隨青山影，坐學白塔骨 ”，又“ 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 ”，皆島詩，何精粗異也？歸田錄。

二

劉子儀嘗賦詩贈人云：“ 惠和官尚小，師達祿須干 ”，是全用故事，取孟子所謂柳下惠聖人之和，不羞小官。仲尼曰師也達，而子張常學干祿也。或有寫此兩句，減去官字，示人曰：“ 是蕃僧也，其名「達祿須干」云 ”，見者大笑。詩有語病，俗忌當避之，此偶自諧合，無若輕薄子何？非筆力過也。劉貢父詩話。

三

諫議大夫鮮于公子駿守揚州，嘗至隋煬帝九曲池等處，徘徊賦詩，俾郡中屬和，用陰字韻。郡人秦少游和云：“ 司花人遠樹陰陰 ”，蓋用煬帝司花女故事也。有教官頗通經術，而詩非所長，和詩有“ 蒼鼠臥花陰 ”之句，鮮于公讀之，笑曰：“ 老杜玉華宮詩云：「蒼鼠臥古瓦」，蓋宮久廢，故蒼鼠竄於瓦間，今乃臥於花陰，此無限殺大四體也。 ”李希聲詩話。

誣罔

劉攽貢父、王汾彥祖，同在館閣，皆喜談謔。一日，劉謁王曰：“ 君改賜章服，故致賀耳。 ”王曰：“ 未嘗受命。 ”曰：“ 早來聞閤門傳報，君但詢之。 ”王密使人詢閤門，乃是有旨：“ 諸王墳得用紅泥塗之。 ”澠水燕談。

二

徐鉉不信佛，而酷好鬼神之說，江南中主常語鉉以“ 佛經有深義，卿頗閱之否？ ”鉉曰：“ 臣性所不及，不能留意。 ”中主以楞嚴經一帙授之，令看讀，可見其精理。經旬餘，

鉉表納所借經求見，言曰：“臣讀之數過，見其談空之說，似一器中傾出，復入一器中，此絕難曉，臣都不能省其義。”因再拜，中主哂之。後嘗與近臣通佛理者說以為笑，專搜求神怪之事，記於簡牘，以為稽神錄。嘗典選，選人無以自通，詭言有神怪之事，鉉初令錄之，選人言不閑筆綴，願得口述。亟呼見，問之，因以私禱，罔不遂其請。歸朝，有江東布衣蒯亮，年九十餘，好為大言夸誕，鉉館於門下，心喜之。稽神錄中事，多亮所言。亮嘗忤鉉，鉉甚怒，不與話累日。忽一日，鉉將入朝，亮迎呼為中闌，云：“適有異人，肉翅自廳飛出，升堂而去，亮目送久之，方滅。”鉉即喜笑，命紙筆記之，待亮如故。江陵從祖重內典，嘗謂鉉曰：“公鄙斥浮屠之教，而重神變之事，瞿曇豈不得作黃面神人乎？”鉉笑而不答。楊文公談苑。

三

景祐中，有郎官皮仲容者，偶出街衢，為一輕薄子所戲。遽前賀云：“聞君有臺憲之命”，仲容立馬媿謝久之，徐問其何以知之。對曰：“今新制，臺官必用稀姓者，故以君姓知之耳。”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，聞者傳以為笑。

四

京師諸司庫務，皆由三司舉官監當，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，因緣請託，不可勝數。三司使者，常以為患。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，其在三司，深厭干請者，雖不能從，然不欲峻拒之，每溫顏強笑以遣之。嘗謂人曰：“作三司使數年，強笑多矣，直笑得面似靴皮。”聞者傳以為笑，然皆服其德量也。並歸田錄。

五

吳中一士人，曾為轉運司別試解頭，以此自負，好附託顯位。是時，侍御史李制知常州，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。士人遊毘陵，與其徒飲於倡家，顧謂一騶卒曰：“汝往白李二，我在此飲，速遣有司持酒殽來。”李二，謂李御史也。俄頃，郡廚以飲食至，甚為豐腆，有一馬醫適在其家，見其事，後至御史之家，因語及之。李君極怪，使人捕得騶卒，乃兵馬都監所假受事兵卒，就使庖買飲食，以紿坐客耳。李乃杖騶卒，使街司押士人出城，郡僚有相善者，出與之別，唁之曰：“倉卒遽行，當何所詣？”士人應之曰：“且往湖州依龐九耳。”聞者莫不大笑。筆談。

六

明肅太后臨朝，襲真宗故事，留心庶獄，日遣中使至軍巡院、御史臺，體問鞫囚情節。又好問外事，每中使出入，必委曲詢究，故有司細微，無不知者。有孫良孺為軍巡判官，喜詐偽，能為朴野之狀。一日，市布數十端，雜染百色，陳於庭下。中使怪而問之，良孺曰：“家有一女，出適在近，與之作少衣物也。”中使大駭，回為太后言之，太后歎其清苦，即命厚賜金帛。京師人多賃馬出入，馭者先評其直，必問一去耶？卻來耶？苟乘以往來，則其價倍於一去也。良孺以貧，不養馬，每出，必賃之。一日將押大辟囚棄市，而賃馬以往，其馭者問曰：“官人將何之？”良孺曰：“至法場頭。”馭者曰：“一去耶？卻來耶？”聞者駭笑。東軒筆錄。

七

公在政府，蜀人蘇軾往見公，公因問軾云：“近有人來薦王迥，其為人如何？學士相識否？”軾云：“為人奇俊。”公不諭軾意。後數日，公宴，出家妓，有歌新曲六么者，公方悟軾之言，蓋歌有“奇俊王家郎”也。既而公語諸子云：“蘇軾學士，文學過人，然豈享大福德人也？”魏王語錄。